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列子

〔周〕列御寇撰 〔晉〕張湛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列子卷一至四

臣董誥詳校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列子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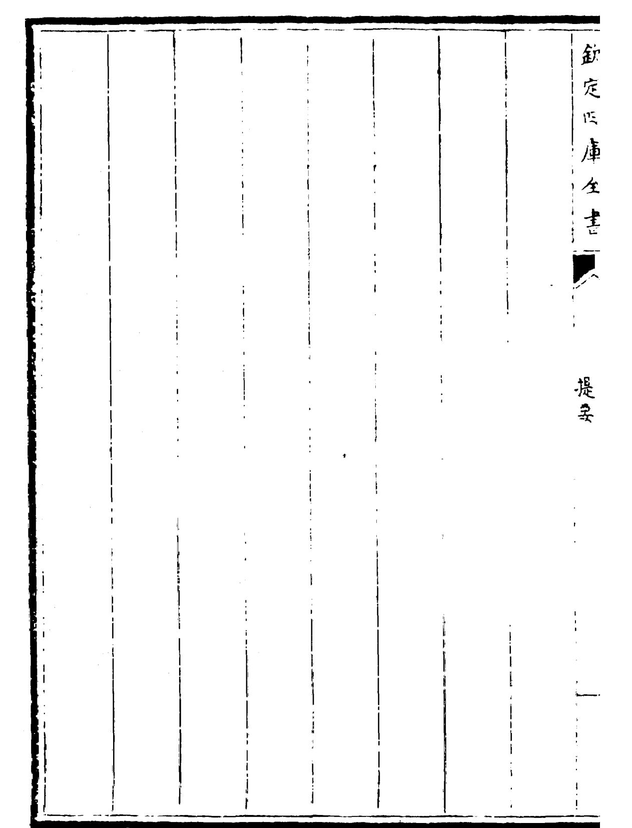
臣等謹按列子八卷周列禦寇撰劉向校定為八篇以禦寇為鄭穆公時人柳宗元辨為繻公時人考據極確唐天寶元年册為沖虛真人尊其書為沖虛真經宋景德間加至德二字宋元謂是書亦多增竄非其實高似孫

子畧以莊子天下篇歴叙墨翟以下諸子不及禦寇司馬遷亦不傳列子遂謂後人薈萃而成之皆於理或近似孫又謂出於莊子之寓言並無其人則太臆斷矣晉張湛嘗為之註詞旨簡遠可亞於王弼注老郭象註莊其註錬石補天之類皆妙得寓言之旨葉夢得乃詆其逐事為解反多迷失蓋夢得僻於佞佛欲取列子書一一比附于禪學故於湛之

註合已說者則以為微知其意不合已說者則惡其害已而排之非篤論也其楊朱力命二篇宗元以所稱魏牟孔穿皆在列子以後疑為楊朱之書然劉向以来並無是說今亦不取焉乾隆四十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　校　官臣陸　費　墀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張湛列子注原序

湛聞之張湛字處度東晉光禄勲注此真經先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輿傅頴根皆王氏之甥也並少詩照反遊外家舅始周姓王張湛祖之舅始周從疾用反兄正宗輔嗣皆好呼教反集文籍先并卑政反得仲宣家書幾將萬卷傅氏亦世為學門三君總角競録奇書及長丁丈反遭永嘉之亂與頴根同避難乃旦反南行車重各稱尺證反力並有所載而寇虜彌盛前途尚遠張謂傅曰今將不能盡子忍反全所載且共料音聊簡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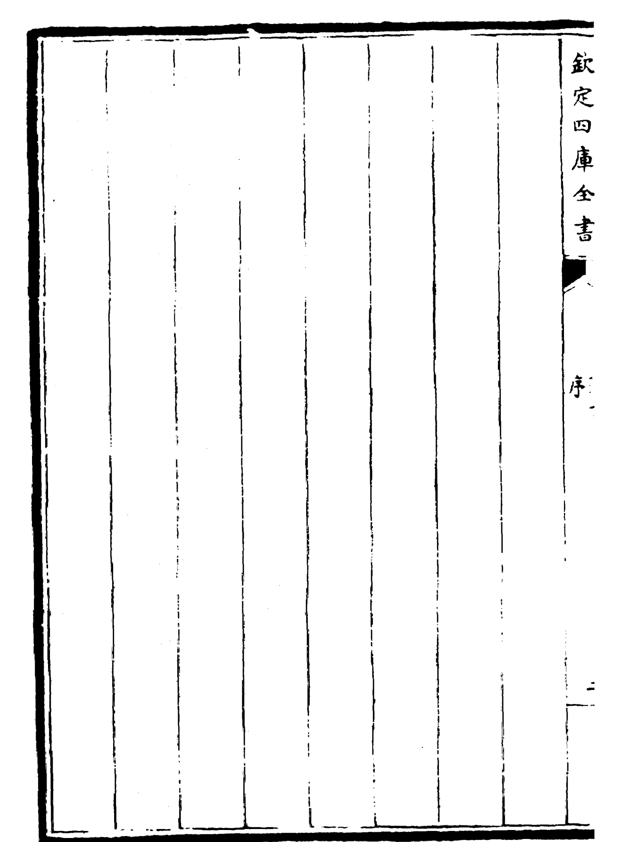
所希有者各各保録令無遺棄頴根於是唯賫(音擠)其祖
玄父咸子集先君所録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音覲少也)
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録三卷比(必利反)亂
正輿為揚州刺史先來過江復(扶又反)在其家得四卷尋
從輔嗣女壻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其
書大略明羣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神恵以
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直畧反)物自喪(息浪反)生覺(音教)與化夢
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任(而鴆

反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懐則無幽不照此其

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屬音燭辭

引類特與莊子相似莊子慎到韓非尸子淮南子玄示

旨歸多稱其言遂注之云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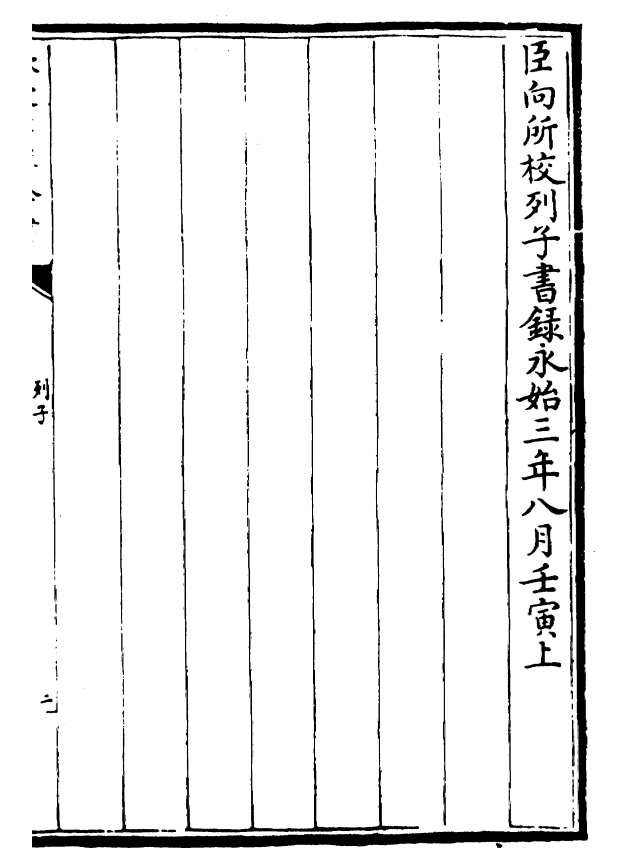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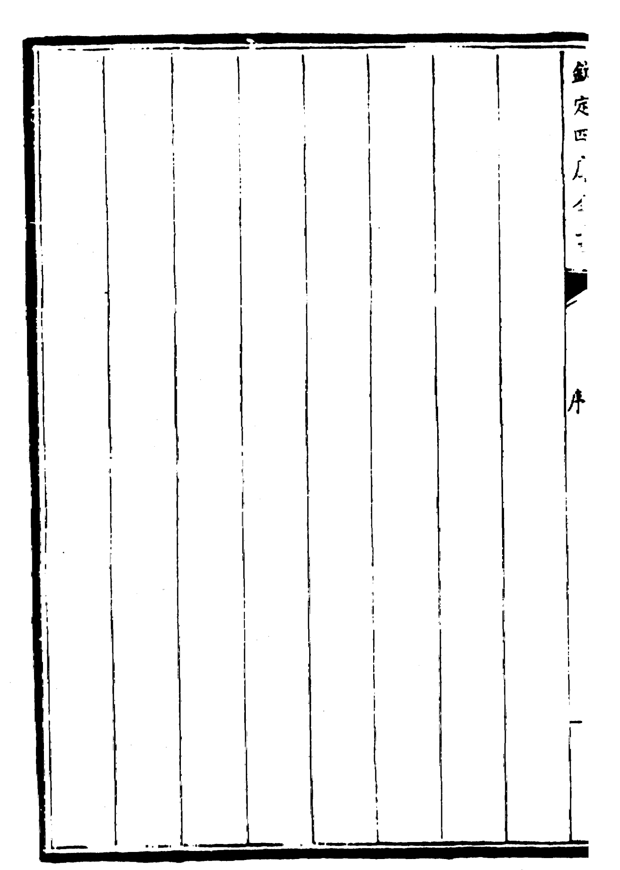
劉向列子目録原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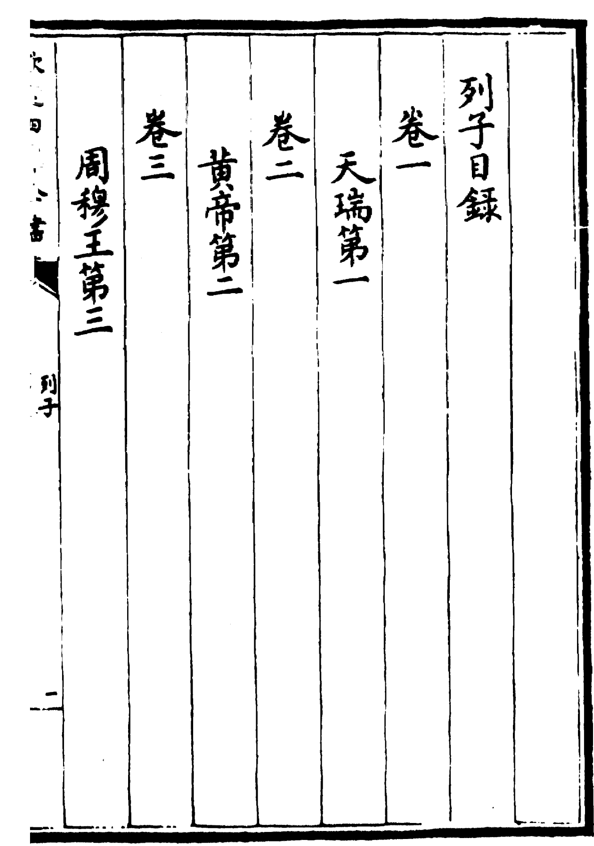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内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扶又反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津上聲誤爲進以賢爲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棧音剪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謂汗簡刮去青皮也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

（音移）公同時葢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符問反）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音佩）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時掌反）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


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列子目錄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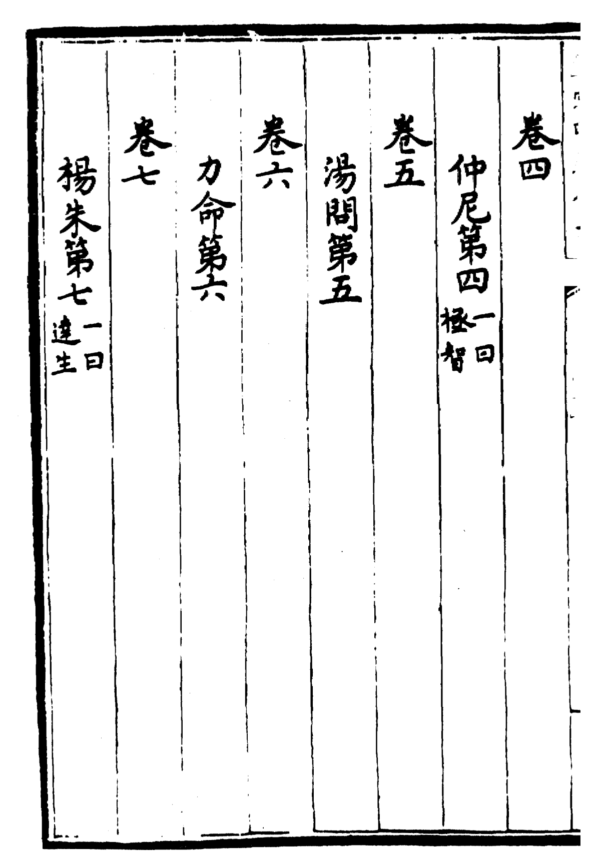
天瑞第一

卷二

黄帝第二

卷三

周穆王第三



卷四

仲尼第四 一曰極智

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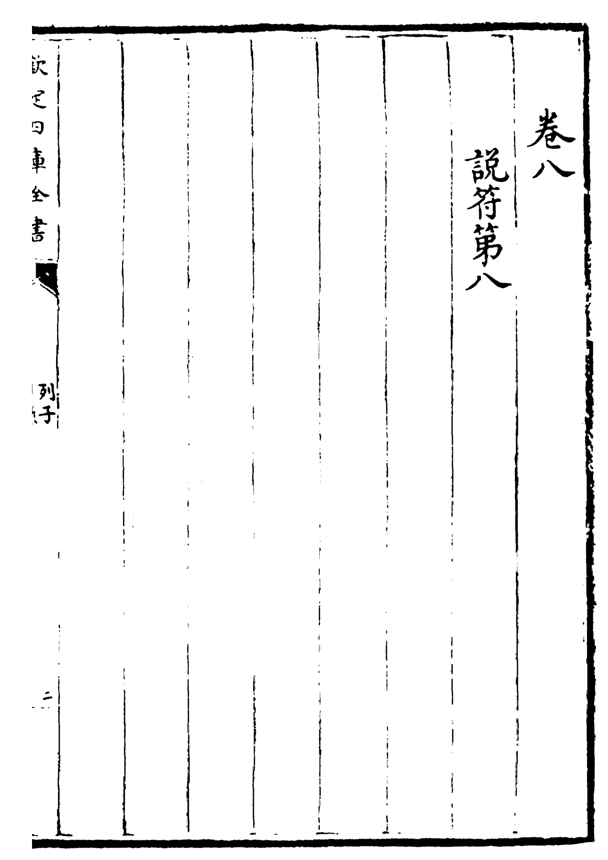
湯問第五

卷六

力命第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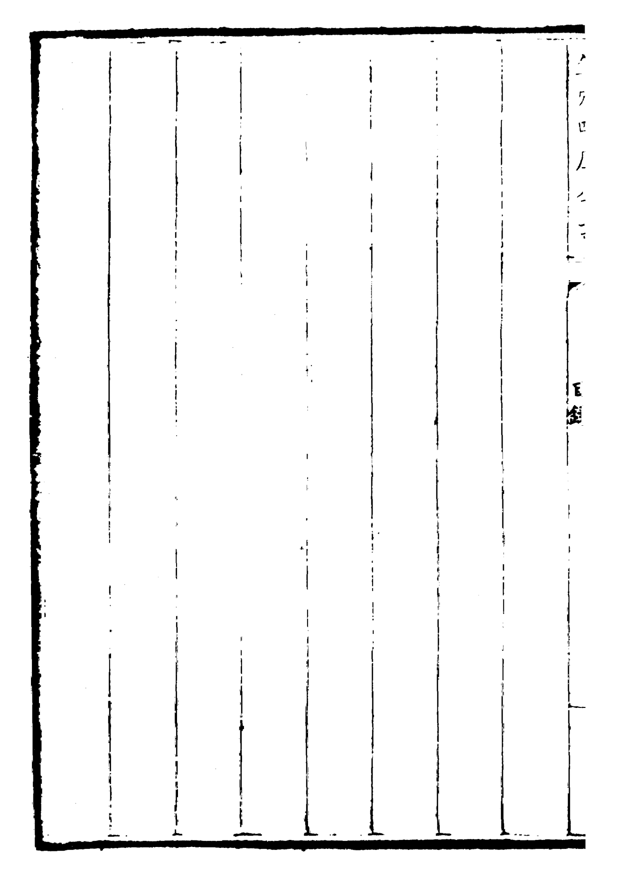
卷七

楊朱第七 一曰達生



卷八

說符第八



列子卷一

晉 張湛 註

唐 殷敬順 釋文

天瑞第一

夫巨細舛錯修短殊性雖天地之大羣品之衆涉於有生之分關於動用之域者存亡變化自然之符夫唯寂然至虚凝一而不變者非陰陽之所終始四時之所遷革

子列子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或是弟子之所記故也居鄭圃音布鄭有圃田四十年人無識者非形不與物接言不與物交不知其德之至則同於不識者矣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非自隔於物直言無是非行無軌迹則物莫能知也國不足年饑將

嫁於衛自家而出謂之嫁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壺丘子林列子之師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豈假於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莫候反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伯昏列子之友同學於壺子不言自受教於壺子者列子之謙者也其言曰有生今塊然之形也不生生物而不自生者也有化今存亡變改也不化化物而不自化者也不生者能生生不生者固生物之宗不化者能化化不化者固化物之主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生者非能生而生化者非能化而化也直自不得不生不得不化者也故常生常化

涉於有動之分者不得蹔無也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生化相因存亡往復理無間也陰陽爾四時爾陰陽四時節變化之物而復屬於有生之域者皆隨此陶運四時改而不停萬物化而不息者也不生者疑獨不生之主豈可實而驗哉疑其冥一而無始也終不化者往復音服後不音者倣此往復其際不可窮代謝無間形氣轉續其道不終疑獨其道不可窮亦何以知其窮與不窮哉直自疑其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黃帝書曰谷神不死古有此書今已不存夫谷虛而宅有亦如莊子之稱環中至虛無物故謂谷神本自無主故曰不死是謂玄牝牝毗忍反老子有此一章王弼注曰無形無影無逆無違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之玄牝玄牝之門是

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王弼曰門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太極同體故謂天地之根也欲言存邪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生故曰綿綿若存無物不成而不勞也故曰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莊子亦有此言向秀注曰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則生自生耳生生者豈有物哉故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則化自化耳化化者豈有物哉無物也故不化焉若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則與物俱化亦奚異於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後能為生化之本也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皆自爾耳豈有尸而為之者哉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若有心於生化形色則豈能官天地而府萬物瞻羣生而不匱乎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

天地者舉形而言陰陽者明其度數統理

夫有形者生於無形

謂之生者則不死無者則不生故有無之不相生理既然矣則有何由而生忽爾而自生忽爾而自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不知所以生生則本同於無本同於無而非無也此明有形之自形無形以相形者也

則天地安從生

天地無所從生而自然生

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

此明物之自微至著變化之相因襲也

太易者未見

賢遍反注同

氣也

易者不窮滯之稱凝寂於太虛之域將何所見耶如易繫之太極老氏之渾成也

太初者氣之始也

陰陽未判即下句所謂渾淪也

太始者形之始也

陰陽既判則品物流形也

太素者質之始也

質性也既為物矣則方員剛柔靜躁沉浮各有其性

氣形質具而未相離

此直論氣形質

不復說太易太易為三者宗本於後句別自明之也故曰渾音魂淪音論下同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力智反去也也雖渾然一氣不相離散而三才之道實潛兆乎其中淪語之助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

易無形埒不知此下一字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希而此曰易易亦希簡之別稱也太易之義如此而已故能為萬化宗主冥一而不變者也易變而為一所謂易者窈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化故寄名變耳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究窮也一變而為七九不以次數者全舉陽數領其都會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既涉於有形之域理數相推自一之九九數既終乃復反而為一反而為一歸於形變之始此益明變化

往復無窮極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天地何邪直虛實清濁之自分判者耳此一章全是周易乾鑿度也沖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推此言之則陰陽氣徧交會而氣和氣和而為人生人生則有所倚而立也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全猶備也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職主也生各有性性各有所宜者也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夫體適於一方者造餘塗則閡矣王弼曰形必有所分聲必有所屬若溫也則不能涼若宮也則不能商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順之則通也

宜定者不出所位皆有素分不可逆也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方圓靜躁理不得兼然尋形即事則名分不可相干任理之通方圓未必相乖故二儀之德聖人之道燾育羣生澤周萬物盡其清寧貞粹而已則殊塗融通動靜澄一蓋由聖人不逆萬物之性萬物不犯聖人之化凡滯於一方者形分之所閡耳道之所運常寘通而無待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形聲色味皆忽爾而生不能自生者也夫不能自生則無為之本無為之本則無留於一象無係於一味故能為形氣之主動必由之者也生之所生

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夫盡於一形者皆隨代謝而遷革矣故生者必終而生生物者無變化也）皆無為之職也（至無者故能為萬物之宗主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知盡則無知能極則無能故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何晏道論曰）

有之為有待無以生事而為事由無以成夫道之而無語名之而無名視之而無形聽之而無聲則道之全焉故能昭音響而出氣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規以之圓圓方得形而此無形白黑得名而此無名也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攓音蹇拔也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俱涉變化之塗則予生而彼死推之古至極之域則理既無生亦又無死也此過古卧反養乎此過歡乎遺形則不能不養遇生則不能不歡此過悞之徒非理之實當也種章勇反有幾居豈反○先問變化種數凡有幾條然後明之於下若鼃為鶉事見墨子得水為𧖴音計司馬彪云謂水土之氣相繼而生也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蠙步田

反司馬彪云物根在水土際布在水中就水土視之不見鈔之可得如張縣在水中麦楚人謂之鼃蠙之衣之衣衣猶覆蓋生於陵屯音豚阜也○陵屯高潔處也則為陵舄此隨所生之處而變者也陵舄得鬱栖則為烏足此合而相生也烏足之根為蠐螬其葉為胡蝶根本也葉散也言烏足為蠐螬之本其末散化為胡蝶也胡蝶胥也胥皆也言物皆化也化而為蟲生竈下其狀若脫郭注爾雅云脫謂剝皮也其名曰鴝音衢掇丁括反鴝掇蟲名○此一形之內變異者也鴝掇千日千日而死化而為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沫猶精華生起斯彌為食醯許兮反若酒上蠛蠓也下同頤輅上怡下路食醯頤輅生乎食醯

黃軦音呪順輅黃軦皆蟲名食醯黃軦生乎九猷李云九當作久久老也猷蟲名也九猷生乎瞀茂謀二音芮音蚋小蟲也瞀芮生乎腐音漸蠸音權一音歡謂瓜中黃甲蟲也○此皆死而更生之一形者也羊肝化為地皋馬血之為轉鄰也說文作粦又作粦皆鬼火也淮南子云血為燐也音吝人血之為野火也此皆一形之內自變化也鷂之為鸇鸇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鷂也燕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鶉也朽瓜之為魚也老韭之為莧也老羭音俞之為猿也羭牝羊也魚卵之為蟲此皆無所因感自然而變者也亶爰上蟬下袁之獸自孕而生曰類亶音蟬山海經云亶爰之山有獸其狀如狸而

有髮其名曰類自為牝牡相生也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鶂五歷反○此相視而生者也莊子曰白鶂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之也純雌其名大膂純雄其名稺古稚字蜂司馬彪云稚蜂細膂者取桑蟲祝之使似己子也○膂龜鼈之類也稺小也此無雌雄而自化上言蟲獸之理既然下明人道亦有如此者也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大荒經曰有思幽之國思士不妻思女不夫精氣潛感不假交接而生子也此亦白鶂之類也后稷生乎巨跡傳記云高辛氏之妃名姜原見大人跡好而履之如有人理感已者遂孕因生后稷長而賢乃為堯佐即周祖也伊尹生乎空桑傳記曰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有神告之曰日水出而東走無顧明日視日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

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令庖人養之長而賢為殷湯相厥昭生乎濕此因蒸潤而生醯雞生乎酒此因酸氣而生羊奚比音毗乎不筍此異類而相親比也久竹生青寧因於林藪而生青寧生程自從繼至於程皆生生之物蚰鳥蟲獸之屬言其變化無常或以形而變或死而更生終始相因無窮已也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夫生死變化胡可測哉生於此者或死于彼死于彼者或生於此而形生之主未嘗暫無是以聖人知生不常存死不永滅一氣之變所適萬形萬形萬化而不化者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機機者羣有之始動之所宗故出無入有散有反無靡不由之也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夫有形必有影有聲必有響此自然而並

生俱出而俱沒豈有相資前後之差哉郭象注莊子論之詳矣而世之談者以形動而影隨聲出而響應聖人則之以為喻明物動則失本靜則歸根不復曲通影響之義也**無動不生無而生有**之有為有恃無以生言生必由無而無不生有此運通之功必賴於無故生動之稱因事而立耳**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料巨細計修短則與我殊矣會歸於終理固無差者也**終進乎不知也**進當為盡此書盡字例多作進也聚則成形散則為終此世之所為終始也然則則聚者以形實為始以離散為終散者以虛漠為始以形實為終故迭相與為終始而理實無終無始者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久當為有無始故不終無有故不盡**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生者反終形者反虛自然之數也**不生者**

此不生者先有其生然後之於死滅非本不生者也本不生者初自無生無滅無形者此無形亦先有其形然後之於離散非本無形者也本無形者初自無聚無散者也夫生生物者不生形形物者無形故能生形萬物於我體無變今謂既生既形而復反於無生無形者此故存亡之往復爾非始終之不變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生者不生而自生故雖生而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生則生不可絕不知所以死則死不可禦也而欲恒其生畫其終惑於數也畫止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天分歸天地分歸地各反其本故謂之鬼鬼歸也歸

其真宅真宅太虛之域黄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何生之無形何形之無氣何氣之無靈然則心智形骸陰陽之一體偏積之一氣及其離形歸根則反其真宅而我無物焉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其間遷易無時暫停四者蓋舉大較而言者也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處力競之地物所不與也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休息也已無競心則物不與爭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

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音成魯邑名）之野鹿裘帶索（先各反）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音洛下同）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推此而言明人之神氣與衆生不殊所適者異故形貌不一是以榮啓期深測倚伏之緣洞識幽顯之驗故忻遇人形兼得男貴豈孟浪而言）男女之別（彼列反）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之將生男女亦無定分故復喜得男身）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

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不能都忘憂樂善其能推理自寬慰者耳林類年且百歲書傳無聞蓋古之隱者也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收刈後田中棄穀拾之也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於證反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下孟反下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

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我所以爲樂者人人皆同但未能觸事而夷故無蹔歡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不勤行則遺名譽不競時則無利欲二者不存於胸中則百年之壽不祈而自獲也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樂若此所謂樂天知命故無憂也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尋此旨則存亡往復無窮已也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

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

聞林類之言盛以為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無所不盡亦無所盡然後盡理都全耳今方對無於有去彼取此則不得不覺内外之異然所不盡者亦少許處耳若夫萬變玄一彼我兩忘即理自夷而實無所遺夫冥内遊外同於人羣者豈有盡與不盡者乎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學者所以求復其初乃至於厭倦則自然之理斁矣仲尼曰生無所息勞知慮役支體此生者之事莊子曰生為徭役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音曠墓穴也睪音皐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音歷形如鼎又音隔如也則知所息矣見其墳壤鬲異則知息之有所莊子曰死為休息也子貢曰

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樂天知命泰然以待終君子之所以息去離憂苦昧然而死小人之所以伏也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不知死之息也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耳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生死古今所同而獨善古之死者明古人不樂生而惡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修身慎行恒懷兢懼此仁者之所憂貪欲縱肆常無厭足此不仁者之所苦唯死而後休息寢伏之死也者德之徼音叫也德者得也徼者歸也言各得其所歸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歸

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此衆寡相傾者也晏子儒墨為家重形生者不辨有此言假託所稱耳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鍾賢世宜言重形生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此二者雖行事小異而並不免於溺喪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丘呂反注同○以生死為寤寐者與之溺喪忘歸者去之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凡貴名之所以生必謂去

彼而取此是我而非物今有無兩忘萬異冥一故謂之虛虛既虛矣貴賤之名將何所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事有實著非假名而後得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夫虛靜之理非心慮之表形骸之外求而得之即我之性內安諸己則自然真全矣故物以全者皆由虛靜故得其所安所以敗者皆由動求故失其所處事之破䃣音毀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當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乃至虧喪凋殘方欲鼓舞仁義以求反性命之極者未之得也粥音育熊周文王師封於楚著子書二十二篇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此則莊子舟壑之義孔子曰日夜無隙丘以是徂夫萬物與化為體體隨化而遷化不暫停物豈守故故向之形生非今形生俯仰之間已涉萬變

氣散形朽非一旦頓至而昧者操必化之器託不停之運自謂變化可逃不亦悲乎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川竭谷虛丘夷淵實也損盈成虧隨世隨死此世亦宜言生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成者方自謂成而已虧矣生者方自謂生而已死矣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皆在冥中而潛化固非耳目所瞻察亦如人自世音生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音生下同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形色髮膚有精麤者新故相換猶不可識況妙於此者乎閒不可覺俟至後知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

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彼之所憂者惑矣而復以不惑憂彼之所惑不憂彼之所憂喻積惑彌深何能相喻也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夫天之蒼蒼非鏗然之質則所謂天者豈但遠而無所極邪自地而上則皆天矣故俯仰喘息未始離天也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音秀下同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氣亦何所不勝雖天地之大猶自安於太虛之域況乃積氣相舉者也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丁仲反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跐音此蹈徒到

反四字皆踐踏之貌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音釋下同然大喜舍宜作釋此書釋字作舍曉之者亦舍然大喜此二人一以必敗為憂一以必全為喜此未知所以為憂喜也而互相慰喻使自解釋固未免於大惑也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混然未判則天地一氣萬物一形分而為天地散而為萬物此蓋離合之殊異形氣之虛實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

憂其壞者誠為大音泰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此知有始之必終有形之必敗而不識休戚與陰陽升降器質與天地顯沒也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彼一謂不壞者也此一謂壞者也若其不壞則與人偕全若其壞也則與人偕亡何為欣戚於其間哉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生之不知死猶死之不知生故當其成也莫知其毀及其毀也亦何知其成此去來之見驗成敗之明徵而我皆即之情無彼此何處容其心乎舜問

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舜欲明羣有皆同於無故舉道以為發問之端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郭象曰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耳有非所有而況無哉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據有此身故重發問曰是天地之委形也是一氣之偏積者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積和故成生耳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積順故有存亡耳郭象曰若身是汝有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令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非汝之有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音稅氣自委結而蟬蛻耳若是汝有則男女多少亦當由汝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皆在自爾中來

非知而為之也天地强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耶天地即復委結中之最大者也今行處食息皆彊陽氣之所運動豈識其所以然彊陽猶剛實也非剛實理之至反之虛和之極則無形無生不死不終則性命何所委順子孫何所委蛻行處何所止泊飲食何所因假也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如掌反又作攘自此以往施以智反延也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音無下同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

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音熙哀痛之聲）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謂春秋冬夏方土出有也）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普浪反）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天尚不能自生豈能生物人尚不能自有豈能有物此乃明其自生自有也）然吾盜天而亡殃（天亡其施我公其心何往而有怨哉）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天尚不能與豈

人所能聚此亦明其自能自聚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人有其財我犯其私所以致咎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己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若其有盜邪則我身即天地之一物不得私而有之若其無盜邪則外內不得異也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力智反也認音仞而有之皆惑也夫天地萬物之都稱萬物天地之別名雖復各私其身理不相離認而有之心之惑也因此而言夫天地委形非我有也飾愛色貌矜伐智能已為惑矣至於甚者橫認外物以為已有乃標名氏以自異倚親族以自固整章服以耀物藉名位以動衆封殖財貨樹立權黨終身欣玩莫由自悟故老子曰吾所以有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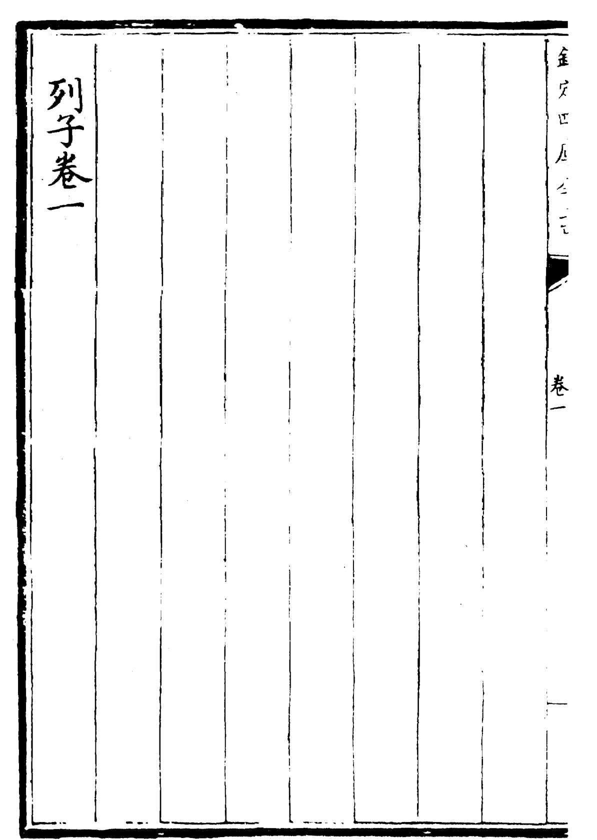
患為吾身莊子曰百骸六藏吾誰與為親領斯旨也則方寸與太虛齊空形骸與萬物俱有也

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公者對私之名無私則公名滅矣今以犯天者為公犯人者為私於理未至

有公私者亦盜也直所犯之異耳未為非盜亡公私者亦盜也一身不得不有財物不得不聚復欲遣之非能即而無心者也

公私私天地之德生即天地之一理身即天地之一物今所愛吝復是愛吝天地之間生身耳事無公私理無愛吝者也

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耶孰為不盜耶天地之德何耶自然而已自然而已何所歷其公私之名公私之名既廢盜與不盜理無差也



列子卷一

列子卷二

晉 張湛 注

唐 殷敬順 釋文

黄帝第二

稟生之質謂之性得性之極謂之和故應理處順則所適常通任情背道則遇物斯滯

黄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隨世而喜耳養正命正當為性娱耳目供鼻口燋音焦然肌本又作顔色色皯古旱反䵟音每諸書無此字昏然五情爽惑役心智未足以養性命秖足以焦形也又十有五年憂

天下之不治（隨世而憂耳）竭聰明進（音盡）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用德明未足以致治秖足以亂神也）黄帝乃喟然讃曰（讃當作歎）朕之過淫矣（淫當作深）養一已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惟任而不養縱而不治則性命自全天下自安也）於是放萬機舍（音捨）宮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廚膳退而閒（音閑）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心無欲則形自服矣）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將明至理不可以情求故寄之於夢聖人無夢也）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音奄）州之西台州之北（不必便有此國也明至理之必如此耳淮南云正西曰弇州西北曰台州）

不知斯齊國幾居豈反千萬里斯離也齊中也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舟車足力形之所資者耳神道恍惚不行而至者也其國無帥所類反長丁丈反帥長首主也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自然者不資於外也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已不知疎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音佩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理無生死故無所樂惡理無愛憎故無所親疎理無逆順故無所利害也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音酌撻打也無傷痛指擿音倜擿搔也無痟癢餘兩反痟癢謂疼癢也周禮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癢疥疾鄭玄云痟酸削也說文云痟疼痛也○

至和者無物能傷熱溺痛癢實由矜懼義例詳於下章痟癢酸痟也義見周官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硋五反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音骨其心山谷不躓音致其步神行而已至順者無物能逆也黃帝既寤亦寄之眠寤耳聖人無眠覺也悟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音雞漢書云大山稽黃帝師也。三人黃帝相也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身不可養物不可治而精思求之未可得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不可以情求則不能以情告矣又二十有

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假當作遐百姓號戶刀反之二百餘年不輟列姑射射音夜山在海河洲中見山海經山上有神人焉凝寂故稱神人吸風飲露不食五穀既不食穀矣豈復須吸風飲露哉蓋吐納之貌不異於物耳心如淵上字讀為深泉形如處女盡柔虛之極者其天姿自粹非養而不衰也不偎烏恢反愛也不愛不偎不愛謂或隱或見山海經曰北海之隅其人水居偎愛隱偎也字林云偎仿佛見不審也○偎亦愛也芻狗萬物恩無所偏偎音隱仙聖為之臣仙壽考之跡聖治世之名不畏不怒原慤為之使畏威也若此豈有君臣役使之哉尊卑長短各當其分因此而寄稱耳不施不惠而物自足

不聚不斂而已無愆愆本又作寋去言反○愆蹇乏也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若順也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厲鬼無靈響焉天人合德陰陽順序昏明有度災害不生故道合二儀契均四時老子曰以道涖天下者其鬼不神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莊子云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旬五日而後反蓋神人禦冠稱之也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息井反舍因閒音閒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音墜怨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

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章戴字戴則一本作章戴有請於子章戴尹生名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曩昔也今汝之鄙至此乎姬音居將告汝姬居也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夫子謂老商若人謂伯高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實懷利害而不敢言此匿怨藏情者也故眄之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庚當作更夫子始一解顏而笑是非利害世間之常理任心之所念任口之所言而無矜吝於胸懷內外如一不猶踰於己而不顯哉欣其一致聊寄笑

焉七年之後從音縱下同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夫心者何寂然而無意想也口者何默然而自吐納也若順心之極則無是非任口之理則無利害道契師友同位比肩故其宜耳九年之後横去聲下同縱放也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内外進矣心既無念口既無違故能恣其所念縱其所言體道窮宗為世津梁終日念而非我念終日言而非我言若以無念為念無言為言未造於極也所謂無為而無不為者如斯則彼此之異於何而求師資之義將何所施故曰内外盡矣而後眼如耳耳

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音乾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夫眼耳鼻口各有攸司令神凝形廢無待於外則視聽不資眼耳臭味不賴鼻口故六藏七孔四肢百節塊然尸居同為一物則形奚所倚足奚所履我之乘風風之乘我孰能辨也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用其情有其身則肌骨不能相容一體將無所寄豈二儀之所能覆載履虛乘風其可幾音冀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列子問關尹關令尹喜字公度著書九篇曰至人潛

行不空一本作室塞也○不空者實有也至人動止不以實有為閡者也郭象曰其心虛故能御群實也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向秀曰天下樂推而不厭非吾之自高故不慄者也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列音例○至純至真即我之性分非求之於外慎而不失則物所不能害豈智計勇敢而得冒涉艱危也姬姬音居魚語魚當作吾語魚據反女音汝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上至聖人下及昆蟲皆形聲之物以形聲相觀則無殊絕者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于萬反也向秀曰唯無心者獨遠耳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向秀曰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以相先者唯自然也則物之造音作藏作反注同乎

不形而止乎無所化有既無始則所造者無形矣形既無終則所止者無化矣造音作夫得是而窮之者焉於虔反得為正焉尋形聲欲窮其終始者亦焉得至極之所乎彼將處乎不深之度即形色而不求其終始者不失自然之正矣深當作淫而藏乎無端之紀至理豈有隱藏哉任而不執故冥然無迹端崖不見游乎萬物之所終始秉理而無心者則常與萬物並遊豈得無終始之迹者乎壹其性養其氣一本作真其氣含其德以通其物之所造造至也○氣壹德純者豈但自通而已哉物之所至皆使無閡然後通濟羣生焉造音操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郤音綌閡也物奚自入焉自然之分不虧則形神全一憂患奚由而入也夫醉者之

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食陵反）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此借粗以明至理之必然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是故遻（音忤遇也一本作遌心不欲見而見曰遻於義頗迂莊子亦作遻）物而不慴（慴之涉反○向秀曰遇而不恐也）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向秀曰醉故失其所知耳非自然無心也）而況得全於天乎（向秀曰得全於天者自然無心委順至理也）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郭象曰不闚性分之外故曰藏也）列禦寇為（干偽反）伯昏無（莫侯反下並同）人射引之盈貫（盡弦窮鏑）措杯（必回反）水其肘上（手停審故杯水不傾）發之鏑矢復沓（郭象

曰矢去也箭鏑去復往沓方矢復寓郭象曰箭方去未至的以復寄杯於肘言敏捷之妙也當是時也猶象木偶人形曰象人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雖盡射之理而不能不以矜物也非不射之射也忘其能否雖不射而同乎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內有所畏懼則失其射矣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謂足二分懸垂在外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郭象云揮斥猶放縱也又曰揮斥奮迅也八極神氣不變夫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無遠近幽深所

在皆明故審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也今汝怵丑律反然有恂何承天纂云吴人呼瞬目為恂目之志爾於中丁仲反也殆矣夫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有懼而所喪者多矣豈唯射乎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遊俠之徒也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音皮美反按說文字林並作肥又作圮皆毁也字從其省音鄙肥薄也晉國黜之遊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彊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介界副也稱也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坰外坰郊

野之外也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更當作叟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悉薦反窘奇隕反困也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胡可反畚音本蕢籠也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苦括反遠也廣也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眲之眲奴革反方言云揚越之間凡人相輕侮以為無知謂之眲眲耳目不相信也既而狎侮欺詒音代方言相欺亦曰詒攩攩胡廣反方言今江東人亦名推為攩又音晃搥打也㧙㧙蒲結反方言凡相推搏曰㧙又扶畢反推擊也挨

烏駭反推也抌抌丁感反方言擊背也一本作抗違拒也○擹音晃扠音扶閈挨音烏侍抌音都感切亡亡音無所不為商丘開常無慍容而諸客之技單音丹盡也僡蒲介反疲也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莫汗反散也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一本作飛鳧揚餘亮反猶颺物從風也於地凱音肌骨無碼音毀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扶又反指河曲之淫音深隈烏恢反水曲也一本作偶曰彼中有寶珠泳音詠潛行水中也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水底潛行曰泳既出果

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或

得珠焉衆昉昉分兩反或云昉始也

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

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

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

道而誕子誕欺也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

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音無

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

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

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内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内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横六合而無

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周宣王之牧正（養禽獸之長也）有役人梁鴦者能養野禽獸委（於偽反）食（音嗣下食虎同）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鵰鶚之類無不柔馴者雄雌在前孳（音茲又音字乳化曰孳交接曰尾）尾（孳尾牡牝相生也）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音博逝）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一本作園魚呂反姓毛名丘園）傳之梁鴦曰鴦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

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于偽反其殺之之怒也恐因殺以致怒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一本作決之之之怒也恐因其用力致怒時其饑飽達其怒心向秀曰達其心之所以怒而順之也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殊性而愛媚我順之故也故其殺之逆也所以害物逆其心故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不處中和勢極則反必然之數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

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顧深山幽谷理使然也〔聖人所以陶運羣生使各得其性亦猶役人之能將養禽獸使不得殘害也〕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七刀反下同〕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浮水曰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色搡反術也注同〕能〔向秀曰其數自能也言其道數必能不懼舟也〕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謖〔所六反莊子作便〕操之者也〔謖起也向秀曰能鶩沒之人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譩〔譩音衣與譩同歎聲也〕吾與若玩〔五貫反習〕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與音余○見操舟之可學則〕

是玩其文未悟没者之自能則是未至其實今且為汝說之也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忘水則無矜畏之心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謖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神明所居故謂之舍惡音烏往而不暇所遇皆閒暇也以瓦摳摳探也以手藏物探而取之亦曰藏彄風土記云臘日飲祭之後叟嫗兒童為藏彄之戲辛氏三秦記云漢鉤弋夫人手拳時人傚之因名為藏鉤也彄曰侯反莊子作摳者巧以鉤銀銅為之摳者憚待汗反以黃金摳者惽惽音昏方言迷殙也○互有所投者摳郭象曰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也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

也凡重外者拱本作拙內唯忘內外遺輕重則無巧拙矣孔子觀於呂梁在今彭城郡爾雅曰石絶水曰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音拯方言出溺為承諸家直作拯又作撜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棠當作塘行當作下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道當作蹈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音拯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請

問蹈水有道乎曰亡音無本無此亡字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齎俱入與汩古忽反涌波也郭象云洄伏而涌出者汩也偕出齎汩者水迴入涌出之貌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故猶素也任其真素則所遇而安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順性之理則物莫之逆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之理不可以智知知其不可知謂之命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於禹反僂音縷痀僂背曲疾也者承蜩音條一本作蜩蟬也猶掇都括反拾也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

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纍占累反垸音丸司馬云謂累丸於竿頭也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音淄殊○向秀曰累二丸而不墜是用手之停審也故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耳纍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墜猶掇之也用手轉審則無所失者也吾處也若橛株駒橛本或作撅同其月反說文作身木也李頤云橛豎也株駒亦枯樹本也駒音俱○崔譔曰橛株駒斷樹也吾執臂若槁空好反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郭象曰遺彼故得此也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分猶散意專則與神相似者也其痀

僂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禮記儒行篇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鄭玄注云逢猶大也謂大掖之衣向秀曰儒服寬而長大）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修治也言治汝所用仁義之術反於自然之道然後可載此言於自上也）

海上之人有好（呼報反）漚（音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音數）而不止（心和而形順者物所不惡住當作數）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心動於內形變於外禽鳥猶覺人理豈可詐哉）故曰至言去（丘呂反）言至為無為齊（在詣反）智之所知則淺矣（言為都忘

然後物無疑心限於智之所知則失之遠矣或有疑夫人假偽形以擭蟬海童任和心而鷗游二情相背而同不忤物夫立言之本各有攸趣似若乖互會歸不異者蓋丈人明夫心慮專一猶能外不駭物況自然冥至形同於木石者乎至於海童誠心充於內坦蕩形於外雖未能利害兩忘猜忌兼消然輕羣異類亦無所多怪此二喻者蓋假近以徼遠借末以明本耳

趙襄子率所律反徒十萬狩於中山火畋曰狩藉在夜反芿芿而證反在下曰藉草不剪曰芿燔燔音煩燒也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疾刃反上時掌反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力救反謂宿留之而視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

道而處石奚能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此則都不覺有石火何物而能閡之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不知之極故得如此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閡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刳音枯然試語之有暇矣夫因心以刳心借智以去智心智之累誠盡然所遣心智之迹猶存明夫至理非用心之所體忘言之則有餘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

子能之而能不為者也文侯大說說音悅天下有能之而能不為者有能之

而不能不為者有不能而彊欲為之者有不為而自能者至於聖人亦何所為亦何所不為亦何所能亦何所不能俛仰同俗升降隨物奇功異迹未嘗暫顯體中之絕妙處萬不視一焉此卷自始篇至此章明順性命之道而不係著五情專氣致柔誠心無二者則處水火而不燋溺涉木石而不悖駭觸鋒刃而無傷殘履危險而無巔墜萬物靡逆其心入獸不亂群神能獨遊身能輊舉耳可洞聽目可徹照斯言不輕實駭常心故試論之夫陰陽遞化五才偏育金土以母子相生水火以燥濕相乘人性以靜躁殊途升降以所能異情故有雲飛之翰淵潛之鱗火游之鼠木藏之蟲何者剛柔炎涼各有攸宜安於一域則困於餘方至於聖人心與元氣玄合體與陰陽冥諧方圓不當於一象溫涼不值於一器神定氣和所乘皆順則五物不能逆寒暑不能傷謂含德

之淳和之至也故常無死地豈用心去就而復全哉蹈水火乘雲霧履髙危入甲兵未足怪也有神巫男曰覡女曰巫顔師古曰覡巫亦通稱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夀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一本作棄而走向秀曰不喜自聞死日也列子見之而心醉向秀曰迷惑其道也而歸以告壺丘子列子師也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郭象曰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也壺子曰吾與汝無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與音余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向秀曰夫實由文顯道以事彰有道而無事猶有雌無雄耳今吾與汝雖深淺不同然俱在實位則無文相發

矣故未盡我道之實也此言至人之唱必有感而後和者也而以道與世抗抗口浪反或作亢音同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恣亮反汝向秀曰元其一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也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譆譆音熙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司馬云氣如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衿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向秀曰塊然若土也罪本作萌乎不誫音震不止罪或作萌向秀曰萌然不動亦不自止與枯木同其不華死灰均其寂魄此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湛也淵嘿淵嘿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

為而自然一也令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隨便為之有生苟無心而應感則與變升降以世為量然後足為物主而順時無極耳豈相者之所覺哉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向秀曰德幾不發故曰杜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灰或作全有生矣吾見杜權矣有用而無利故謂之杜權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向秀曰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地之文不猶外乎名實不入向秀曰任自然而覆載則名利之飾皆為棄物而機發於踵許慎注淮南子云機發不旋踵○郭象曰常在極上起此為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向秀曰有善於彼彼乃見之明

季咸之所見者淺矣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齋側皆反下同○或無生字向秀曰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窺天者莫見其崖故以不齋也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沖莫眹向秀曰居太沖之極皓然泊心玄同萬方莫見其迹是殆見吾衡氣幾也衡平也鯢鯢音倪旋旋音桓云盤桓也一本作旋謂盤旋也之潘音盤本作蟠水之盤回之盤今作潘恐寫之誤為淵止水之潘為淵鯢大魚也桓盤桓也蟠洄流也此言大魚盤桓其水蟠洄而成深泉南華真經作審梁簡文云蟠聚也流水之潘為淵濫咸上聲爾雅云水涌出也水之潘為淵沃沃烏

僕反水泉從上溜下也水之潘為淵氿音軌水泉從旁出也水之潘為淵雍音擁河水決出還復入也水之潘為淵汧音牽水流行也水之潘為淵肥水所出異為肥也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此九水名義見爾雅夫水一也而隨高下夷險有洄激流止之異似至人之心因外物難易有動寂進退之容向秀曰夫水流之與止鯢旋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郭象曰夫至人用之則行舍之則止雖波流九變治亂紛紜若居其極者常澹然自得泊乎無為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

吾宗向秀曰雖進退同羣而常深根寧極也吾與之虛而猗於危反移委移至順之貌○向秀曰無心以隨變也不知其誰何向秀曰汎然無所係因以為茅音頹靡崔譔云遜伏也因以為波流故逃也茅靡當為頹靡向秀曰變化頹靡世事波流無往不因則為之非我我雖不為而與羣俯仰夫至人一也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用其心自失而走者也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向秀曰棄人事之近務也為于偽反其妻爨爨七玩反○向秀曰遺恥辱食食音嗣下同豨虛豈反楚人呼猪作豨如食人向秀曰忘貴賤也於事無親向秀曰無適無莫也雕瑑持兗反一本作瑑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向秀曰雕瑑之文復其真朴則外事去矣忿音紛然

而封戎向秀曰真不散也戎或作哉壹以是終向秀曰遂得道也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驚人之推敬於己故不敢遂進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音烏乎驚吾食於十漿客舍賣漿之家而五漿先饋饋求位反餉也人皆敬下之也。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郭象曰外自矜飾內不釋然也形諜音牒成光郭象曰舉動便辟成光儀以外鎮人心外以矜嚴服物內實不足使人輕乎貴老使人輕而尊長之者由其形諜成光故也而䪡子西反其所患郭象曰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至也夫漿人特為食食音嗣羹之貨無多餘之贏贏音盈一本無無字○所

貨者羡食所利者盈餘而已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郭象曰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而皆敬己是高下大小無所失者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所以不敢之齊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推此類也則貨輕者望利薄任重者責功多伯昏瞀人曰善者觀乎汝知驚此者是善觀察者也汝處己人將保汝矣汝若默然不自顯曜適齊之與處此皆無所懼苟違此義所在見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屨九遇反闇西呼屨謂之屨滿矣歸之果衆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敦音頓豎也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本作儐導也必忍反者以告列子列子

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廢置也曾無善言以當藥石也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順乎理以接物則物不保之今背理而感物求物不保不可得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郭象曰任乎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乃不相保而焉用之感也汝用何術乃感物若此乎感豫出異郭象曰先物施惠惠不因彼豫出而異者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必恒使物感已則彼我之性動易之與汝遊者莫汝告也皆搖本之徒不皆相啓悟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小言細巧易以感人故為人毒害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不能相成濟也楊朱南之

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莊子云楊子居子居或楊朱之字其人不與老子同時此皆寓言也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與至人遊而未能去其矜夸故曰不可教者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涫涫音管莊子作盥漱漱音瘦巾櫛壯乙反脫屨本作屨户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閒音閑下同是以不敢今夫子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許唯反而盱盱音吁說文云盱仰目也蒼頡篇云盱張目貌高誘注淮南子云睢盱視聽貌而誰與居汝云何自居虛而夸張若此使

物故歎之乎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不與物競則常處卑而守約也楊朱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客舍家也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音楊司馬云對火曰煬淮南子云富人水纂錦貧人煬竈口者避竈厚自蔵異則物憚之也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自同於物物所不惡也

楊朱過音戈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

而不愛哉夫驕盈矜伐鬼神人道之所不與虛己以循理天下之所樂推以此而往孰能距之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亦當作易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已若者所勝在已下者耳柔先出於已者不與物競則物不能加也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遇敵必危之也先出於已者亡亡音無所殆矣理常安也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夫體柔虛之道處不競之地雖一身之貴天下之大無心而御之同於徒矣徒空默之謂也郭象曰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

自用為其自為順往而不競於物者此至柔之道也故舉其自舉持其自持既無分銖之重而我無力焉粥余六反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守柔不以求剛而自剛保弱不以求彊而自彊故剛彊者非欲之所能致也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禍福生於所積也彊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必有折也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王弼曰物之所惡故必不得終焉木彊則折彊極則毀矣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狀不必童童當作同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

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髪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音附）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媧音瓜庖犧女媧皆古天子）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人形貌自有偶與禽獸相似者古諸聖人多有奇表所謂蛇身人面非被鱗腮行無有四支牛首虎鼻非戴角垂胡曼頰解頷亦如相書龜背鵠步鳶肩鷹喙耳）夏桀殷紂魯桓楚穆

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音冀）也黄帝與炎帝戰於阪（蒲板反）泉之野帥（音率）熊羆狼豹貙虎為前驅鵰鶡（鶡一本作鶚）鷹鳶為旗幟（幟音熾自熊羆皆猛獸勇鬭者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為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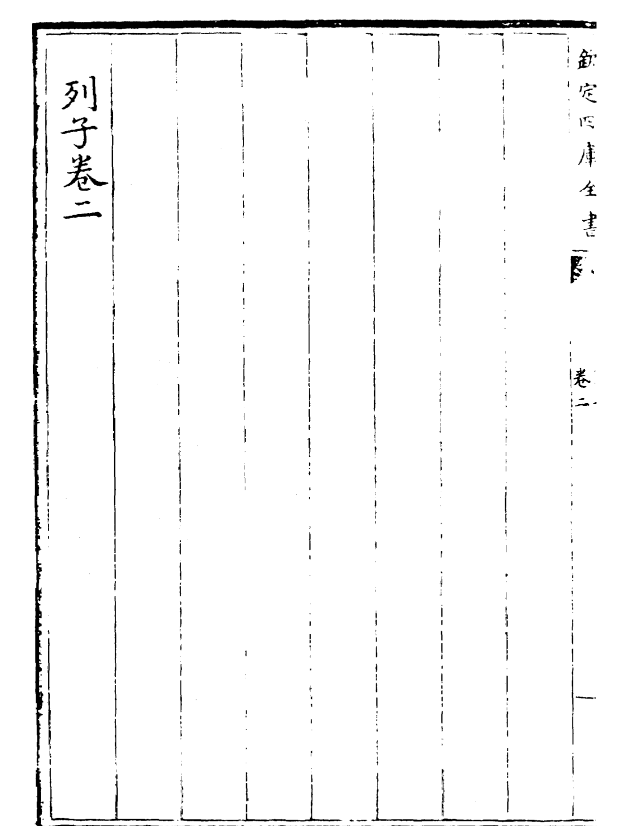
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温居則有羣行戶剛反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德純者禽獸不忌也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人有害物之心物亦知避之也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音朔解六畜朽又反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夫龜龍甲鱗之宗麟鳳毛羽之長爰逮蛸飛蠕動皆鳴呼相聞各有意趣共相制御豈異於人但人不能解因謂禽獸之聲無有音章是以窮理備智則所通萬途因事偏達偶識一條春秋左氏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四子盡為犧矣太古神聖之人

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禹朝羣神於會稽是也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爾雅云有足曰蟲無足曰蛾一本作蟲蟻。百獸率舞是也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宋有狙公者好養猿猴者因謂之狙公也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已也馴音脣先誑之曰與若芧音序芧栗也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

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紀渻姓紀名渻或作消子爲周宣王養鬭雞十日而問雞可鬭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無實而自矜者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李頤云應響鳴顧影行○接悟之速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常求敵而必己之勝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彼命敵而我不應忘勝矣負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至全者更不似血氣之類異雞無敢

應者反走耳德全者非但已無心乃使外物不生心郭象曰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況自全乎惠盎阿浪反○惠盎惠施之族見賢遍反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七亦反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丁仲反下同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

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處卿大夫士民之上故言四累也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竟之内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列子卷二

列子卷三

晉 張湛 注

唐 殷敬順 釋文

周穆王第三

夫禀生受有謂之形俛仰變異謂之化神之所交謂之夢形之所接謂之覺原其極也同歸虛偽何者生質根滯百年乃終化情枝淺視瞬而滅神道恍惚若存若亡形理顯著若誠若實故洞監知生滅之理均覺夢之塗一雖萬變交陳未關神慮愚惑者以顯昧為成驗遲速而致疑故竊然而自私以形骸為真宅孰識生化之本歸之於無物哉

周穆王名滿昭王子也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化幻人也入水火貫

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硋硋音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能使人暫忘其宿所知識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為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螻蛄臭也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赭赭音者赤色堊音惡白土也之色無遺巧焉五府周禮太府掌九貢九職之貨賄玉府掌金玉玩好內府主良貨賄外府主泉藏膳府主四時食物者也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山名

在京兆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媌（媌音茅）靡曼者（娥媌妖好也靡曼柔弱也）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珥音餌瑱也冕上垂玉以塞耳○笄首飾珥瑱也）衣（於既反）阿錫（阿細縠錫細布）曳（曳音裔）齊紈（齊名紈所出也）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芷若香草）以滿之（充滿臺館）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承雲黃帝樂六瑩帝嚳樂九韶舜樂晨露湯樂）日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言其珍異）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袪（音墟○袪衣袖也）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

王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清都紫微天帝之所居也傳記云秦穆公疾不知人既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一說云趙簡子亦然也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蘇樵也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所謂易人之慮也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

人求還太虛恍惚之域固非俗人之所涉心目亂惑自然之數也化人移之移猶推也王若殞虛焉殞墜也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看未昲扶貴反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問其形不移之意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形奚動哉所謂神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以近事喻之假寐一昔所夢或百年之事所見或絕域之物其在覺也俛仰之須臾再撫六合之外邪想淫念猶得如此況神心獨運不假形器圓通玄照寂然凝虛者乎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遊奚異王之圃王閒閒音閑恒謂習其常存也一本無有字

疑蹔亡彼之與此俱非真物習其常存疑其暫亡者心之感也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變化不可窮極徐疾理亦無間欲以智尋象模未可測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感至言故遺世事之治亂忘君臣之尊卑也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蕐古驊字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檕史記曰造父為穆王得驊騮赤驥白犧之馬御以遊巡往見西王母樂而忘歸與穆天子傳畧同郭璞注云皆毛色以為名也後有渠黃踰輪盜驪山子為八駿○檕古犧字主車則造父為御⿱齊合音泰篆作㕁冏冏音丙石經作𠭥字林云隱作西○上齊下合此古字未審為右淮南子云鉗且泰丙之御也闕嘼銜棄鞭策高誘云皆古之得道善御也鉗其炎反且子余反次車之乘右服

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驪力移反盜驪即荀子之纖離者也而右山子柏夭郭璞云柏夭人姓名主車参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搜西戎國名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竹用反以洗王之足湩乳也以已所珍貴獻之至尊及二乘實證反之人已飲而行遂宿崑崙崑崙音昆論之阿赤水之陽山海經曰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之丘有人穴處名曰西王母○山海經云崑崙山有五色水也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陸賈新語云黃帝巡游四海登崑崙山起宮望於其上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於西王母河圖玉版云西

王母居崑崙山紀年云穆王十七年西征見西王母賓于昭宮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人類也虎齒蓬髮戴勝善嘯也出山海經西王母為王謠徒歌曰謠詩名白雲王和之和荅也詩名東歸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穆天子傳云西登弇山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於乎音嗚呼又作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諧辨後世其追數色句反責也吾過乎自此已上至命駕八駿之乘事見穆天子傳穆王幾幾音豈神人哉言非神也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知世事無常故肆其心也世以為登假假音遐焉假字當作遐世以為登遐明其實死也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

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必郢反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窮二儀之數握陰陽之紀者陶運萬形不覺其難也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造物者豈有心哉自然似妙耳夫氣質憒薄結而成形隨化而往故未即消滅也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假物而為變革者與成形而推移故暫生暫沒功顯事著故物皆駭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注篇目已詳其義吾與汝

亦幻也奚須學哉身則是幻而復欲學幻則是幻幻相學也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憣校音紋顧野王讀作翻交四時四時冬起雷夏造氷飛者走走者飛深思一時猶得其道況不思而自得者乎夫生必由理形必由生未有有生而無理有形而無生生之與形形之與理雖精麤不同而迭為賓主往復流遷未始蹔停是以變動不居或聚或散撫之有倫則功潛而事著修之失度則跡顯而變彰今四時之令或乖則三辰錯序雷氷反用器物蒸爍則飛鍊雲沙以成氷頃得之於常衆所不疑推此類也盡陰陽之妙數極萬物之情者則陶鑄羣有與造化同功矣若夫偏達數術以氣質相引俛仰則一出一沒顧眄則飛走易形蓋術之末者也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日用而百姓不知聖人之

道也顯奇以駭一世常人之事耳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取濟世安物而已故其功潛著而人莫知焉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帝王之功德世為之名非所以為帝王也揖讓干戈果是所假之塗亦奚為而不假幻化哉但駭世之迹聖人密用而不顯焉覺覺音教有八徵夢有六候徵驗也候占也六夢之占義見周官奚謂八徵一曰故故事二曰為為作也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奚為六候一曰正夢平居自夢二曰蘁蘁音愕夢周官注云蘁當為驚愕之愕謂驚愕而夢三曰思夢因思念而夢四

曰寤夢覺時道之而夢五曰喜夢因喜悦而夢六曰懼夢因恐怖而夢此六者神所交也此一章大旨亦明覺夢不異者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怛下達反夫變化云為皆有因而然事以未來而不尋其本者莫不致惑言識所由雖譎怪萬端而心無所駭也一體之盈虚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人與陰陽通氣身與天地並形吉凶往復不得不相關通也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失其中和則濡溺恐懼也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焫如悦反火性猛烈過則燔焫也陰陽俱壯則夢生殺陰陽

(以和為用者也抗則自相利害故或生或殺也)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有餘故欲施不足故欲取此亦與覺相類也)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沉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此以物類致感)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儛者哭(此皆明夢或因事致感或造極相反即周禮六夢六義理無妄然)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莊子曰其夢也神交其覺也形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此想為覺時有情慮之事非如世間常語晝日想有此事而後隨而夢也)故神凝者想夢自消(晝無情念夜無夢寐)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來往者也(夢為鳥而厲於天夢為魚

而潛於淵此情化往復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幾音豈虛語哉真人無往不忘乃當不眠何夢之有此亦寓言以明怪也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亡音無下同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即今四海之內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

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為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為覺之所為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阜音落之國其土氣常燠燠音郁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彊弱相藉藉音陵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方俗之異猶覺夢反用動寢殊性各適一方未足相非者也周之尹氏大治治音持產其下趣趣音走下同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呻呼音申吟下同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

寐精神荒散昔昔夜夜也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懃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分半也吾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啽吾南反囈囈音詣啽囈並寐語也呻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

逸之復數之常也夫盛衰相襲樂極哀生故覺之所美夢或惡焉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寛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閒病差也○此章亦明覺夢不異若樂各適一方則役夫憖於晝而逸於夜尹氏榮於晝而辱於夜理苟不兼未足相誇也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音迓迎也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無水池也中覆之以蕉與樵同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

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耶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耶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厭音愜又於艷反）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掌五禁之法者）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

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黄帝孔丘（聖人之辨覺夢何邪直知其不異耳）今亡（亡音無）黄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恂信也音荀因喜怒而迷惑猶不復辨覺夢之虛實況本無覺夢也）宋陽里華（胡化反）子中年病忘（忘音望）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闇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産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夫機理萌於彼蓍龜感於此故吉凶可因卦兆而推情慝

可假象數而尋今忘者之心泊爾鈎於死灰廓焉同乎府宅聖人將無所容其鑒豈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夫信順之可以祈福慶正誠之可以消邪偽自然之勢也故負愧於神明致怨於人理者莫不因茲以自極至於情無專感行無狂僻則非祈請之所禱也非藥石之所攻疹痾結於府藏疾病散於肌體者必假脉診以察其盈虛投藥石以攻其所苦若心非嗜欲所亂病非寒暑所傷則醫師之用宜其廢也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大忘者都無心慮將何所化此義自云易令有心反令有慮蓋亂有左右耳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先奪其攻已之物以試之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

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儒者之多方固非一塗所驗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上句云使巫醫術之所絕思而儒生獨能已其所病者先引華子之忘同於自然以明無心之極非數術而得復推儒生之功有過史巫者明理不冥足則可以多方相誘又欲令忘者之悟知曩之忘懷實幾乎至理也）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疾病與至理相似者猶能若斯況體極乎）

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紀之此理亦當是賜之所逮所以抑之者欲寄妙賞於大賢耳秦人逄氏逄音龐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惠非迷也而用惠之弊必之於迷焉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月令曰其臭朽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

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魯之君子盛稱仁義明言是非故曰迷之郵者也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遄歸也榮棄也此章明是非之理未可全定皆衆寡相傾以成辯爭也燕人生於燕長張文反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

此燕國之城其人愀七小反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涓音泫胡犬胡絹二反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禁音同金行者啞烏陌反然大笑曰予昔紿紿音待欺也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少也作微者誤○此章明情有一至哀樂既過則向之所感皆無欣戚者也

列子卷四

晉 張湛 注

唐 殷敬順 釋文

仲尼第四

智者不知而自知者也忘智故無所知用智則無所能知體神而獨運忘情而任理則寂然玄照者也

仲尼閒居閒音閑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子貢雖不及性與天道至於夫子文章究聞之矣聖人之無憂常流所不及况於賜哉所以不敢問者將發明至理推起余於大賢然後微言乃宣耳出告顔回顔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

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四不言欲宣問故弦歌以激發夫子之言也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天者自然之分命者窮達之數也孔子愀七小反然有間愀然變色少時曰有是言哉將明此言之不至故示有疑間之色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昔日之言因事而興今之所明盡其極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無所不知無所不樂無所不憂故曰大也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

命之無憂也此直能定内外之分辨榮辱之境如斯而已豈能無可無不可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唯季反來世詩書禮樂治世之具聖人因而用之以救一時之弊用失其道則無益於理也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夫聖人智周萬物道濟天下若安一身救一國非所以為聖也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治世之術實須仁義世既治矣則所用之術宜廢若會盡事終執而不舍則情之者寡而利之者衆衰薄之始誠由於此以一國而觀天下當今而觀來世致弊豈異唯圓通無閡者能唯變所適不滯一方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

樂天知命者之所憂唯棄禮樂之失不棄禮樂之用禮樂故不可棄故曰未知所以革之之方而引此以為憂者將為下義張本故先有此言耳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莊子曰樂窮通物非聖人故古人不以無樂為樂亦不以無知為知任其所樂則理自無樂任其所知則理自無知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都無所樂都無所知則能樂天下之樂知天下之知而我無心者也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居宗體備故能無為而無不為也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為若欲捐詩書易治術者豈救弊之道即而不去為而不恃物自全矣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所謂不違如愚者也出告子貢子貢茫

然自失（承能盡符至言故遂至自失也）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發憤思道忘眠食也）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身不輟（既悟至理則亡餘事）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至哉此問夫聖人之道絕於群智之表萬物所不闚擬見其會通之迹因謂之聖耳豈識所以聖也）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至哉此荅自非體二備形者何能言其髣髴瞻其先後乎以顏子之量猶不能為其稱謂況下斯者乎）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此顏回之辭夫聖人既無所廢亦無所用廢用之稱亦因事而生耳故俯仰萬機對接世務皆形迹之事耳冥絕而灰寂者固泊然而不動矣）陳大

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音庚桑名楚史記作亢倉子賈逵姓氏英覽云吴郡有庚桑姓稱為七族者得聃之道老聃猶不言自得其道亢倉於何得之蓋寄得名以明至理之不絶於物理者耳能以耳視而目聽夫形質者心智之室宇耳目者視聽之户牖神苟徹焉則視聽不因户牖照察不閡墻壁耳魯侯聞之大驚不怪仲尼之用形不怪耳目之易任迹同於物故物無駭心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汎然無心者無東西之非已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夫易耳目之用者未是都無所用都無所用者則所假之器廢

也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此形智不相違者也心合於氣此又遠其形智之用任其泊然之氣也氣合於神此寂然不動都忘其智智而都忘則神理獨運感無不通矣神合於無同無則神矣同神則無矣二者豈有形乎直有其智者不得不親無以自通忘其心者則與無而為一也其有介然之有唯唯癸反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我必知之唯豁然之無不干聖慮耳涉於有分神明所照不以遠近為差也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所適都忘豈復覺知之至耶魯侯大悅他日以告

仲尼仲尼笑而不答亢倉言之盡矣仲尼將何所云今以不答為答故寄之一笑也商太宰商宋國也宋都商丘故二名焉太宰官名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世之所謂聖者據其迹耳豈知所以聖所以不聖者哉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示現博學多識耳實無所學實無所識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夫孔丘之博學湯武之干戈堯舜之揖讓羲農之簡朴此皆聖人因世應務之麤迹非所以為聖者所以為聖者固非言迹之所逮者也商

太宰大駭世之所謂聖者孔子皆云非聖商太宰所以大駭也曰然則孰者為聖

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聖豈有定所哉趣舉絶遠而言之也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以治治之故不可亂也不言而自信言者不信不化而自行為者則不能化此能盡無為之極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何晏無名論曰為民所譽則有名者也無譽無名者也若夫聖人名無名譽無譽謂無名為道無譽為大則夫無名者可以言有名矣無譽者可以言有譽矣然與夫可譽可名者豈同用哉此比於無所有故皆有所有矣而於有所有之中當與無所有相從而與夫有所有者不同同類無遠而相應異類無近而不相違譬如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各以物類自相求從夏日為陽而夕夜遠與冬日共為陰冬日為陰而朝晝遠與夏日同為陽皆異於近而同於遠

也詳此異同而後無名之論可知矣凡所以至於此者何哉夫道者惟無所有者也自天地以來皆有所有矣然猶謂之道者以其能復用無所有也故雖處有名之域而沒其無名之象由以在陽之遠體而忘其自有陰之遠類也夏侯玄曰天地以自然運聖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無名故老氏曰彊為之名仲尼稱堯蕩蕩無能名焉下云巍巍成功則彊為之名取世所知而稱耳豈有名而更當云無能名焉者邪夫惟無名故可得徧以天下之名名之然豈其名也哉惟此是喻而終莫悟是觀泰山崇崛而謂元氣不浩芒者也

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聖理冥絕故不可擬言唯疑之者也

商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此非常識所及故以為欺罔也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

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猶務莊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反變也夫守一而不變無權智以應物則所適必閡矣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辯而不能訥必虧忠信之實勇而不能怯必傷仁恕之道莊而不能同有違和光之義此皆滯於一方也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四子各是一行之極設使兼而有之求變易吾之道非所許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貳疑也

也會同要當寄之於聖人故欲罷而不能也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日損之師友伯昏瞀莫侯反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色主反而不及來者相尋雖復日日料簡猶不及盡也雖然子列子亦微焉列子亦自不知其數也朝朝相與辯無不聞師徒相與講肄聞於遠近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其道玄合故至老不相往來也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道存則視廢也門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

形無惕往將奚爲充猶全也心虛則形全矣故耳不惑聲目不滯色口不擇言心不用知內外冥一則形無震動也雖然試與汝偕往閱閱音悅弟子四十人同行此行也豈復簡優劣計長短數有四十故直而計之也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魄片各反字書作欺顛大面醜也顛片各反而不可與接欺魄上人也一說云欺顛神凝形喪外物不能得闚之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神役形者也心無思慮則貌無動用故似不相攝御豈物所得羣也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戶郎反者與言偶在末行非有貴賤之位遇感而應非有心於物也衎衎然若專直而在一本作存雄者夫理至者無言及其有言則彼我之辨生矣聖人對接俯

仰自同於物故覩其形者似求是而尚勝也

子列子之徒駭之見其尸居則自同土木見其接物則若有是非所以驚

反舍咸有疑色欲發列子之言

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進音盡

知者亦無言窮理體極故言意兼忘

用無言為言亦言無知為知亦知方欲以無言廢言無知遣知希言傍宗之徒固未免於言知也

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此方亦復欲全自然處無言無知之域此即復是遣無所遣知無所知遣無所遣者未能離遣知無所知者曷嘗忘知固非自然而忘言知也

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夫無言者有言之宗也無知者有知之主也至人之心豁然洞虛應物而言而非我言即物而知而非我知故終日不言而無玄默之稱

(終日用知而無役慮之名故得無所不言無所不知也)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不悟至妙之所會者更麄至高之所適者反下而便怪其應寂之異容動止之殊貌非妄驚如何)子列子學也(上章云列子學乘風之道)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顔而笑七年之後從(從音縱)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眄笑並坐似若有褒貶昇降之情夫聖人之心應事而感以外物少多為度豈定於一方哉)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

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内進進音盡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黄帝篇已有此章釋之詳矣所以重出者先明得性之極則乗變化而無窮後明順心之理則無幽而不照二章雙出各有攸趣可不察哉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言所適常新也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之所變人謂凡人小人也惟觀榮悴殊觀以為休戚未覺與化俱往勢不暫停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

者人與列子游則同所以游則異故曰游乎游乎明二觀之不同也未有辨之者言知之者鮮壺丘

子曰禦寇之遊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

亦恒見其變苟無變停之處則今之所見常非向之所見則觀所以見觀所以變無以為異者也

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彼之與我與化俱往務外游不知

務内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内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

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人雖七尺之形而天地之理備矣故首圓

足方取象二儀鼻隆口窊比象山谷肌肉連於土壤血脉屬於川瀆溫蒸同乎炎火氣息不異風雲內觀諸色

靡有一物不備豈須仰觀俯察履涉朝野然後備所見於是乎列子終身不出自

以為不知游 既聞至言則廢其游觀不出者非自匿於門庭者也 壺丘子曰游其至乎 向者難列子之言游也未論游之以至故重叙也 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眂 眂音視內足於已故不知所適反觀於身故不知所眂 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 忘游故能遇物而游忘觀故能遇物而觀 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 我之所是蓋是無所是耳所適常通而無所凝滯則我之所謂游觀 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龍叔謂文摯 摯音至文摯六國時人嘗醫齊威王或云春秋時宋國良醫也曾治齊文王使文王怒而病愈 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 聽平聲 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

叔曰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無往不齊則視萬物皆無好惡貴賤視吾如人忘彼我也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不有其家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天下為一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夫人所以受制於物者以心有美惡體者利害苟能以萬殊為一貫其視萬物豈覺有無之異故天子所不能得臣諸侯不能得友妻子不能得親僕隸不能得御也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背音佩明而立文摯自

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舊說聖人心有七孔也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忘懷任遇通亦通窮亦通其無死地此聖人之道者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老子曰死而不亾者壽通攝生之理不失元吉之會雖至於死所以為生之道常存此賢人之分非能忘懷闇得自然而全者也由生而亾不幸也役智求全貴身賤物違害就利務內役外雖之於死蓋由於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行必死之理而之必死之地此事實相應亦自然之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

亡者亦常常之於死雖未至於終而生理已盡亦是理之常也由死而生幸也犯理違順應死而未及於此此誤生者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用聖人之道存亡得理也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乘凶危之理以害其身亦道之常也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盡生順之道以至於亡故無所哀也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生不幸而死可哀也故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隸猶羣輩也亦不知所以生亦不知所以死故哀樂失其中或歌或哭也目將眇者先睹睹音覩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而銳反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淄音緇

澠澠音乘淄水出魯郡萊蕪縣澠水西自北海郡千乘縣界流至壽光縣二水相合說符篇曰淄澠之合易牙嘗之○爽差也淄澠水異味既合則難別鼻將窒者先覺焦朽焦朽有節之氣亦微而難別也體將僵僵音姜者先亟亟去吏反犇佚音奔逸僵仆也如顏淵知東野之御馬將奔也與人理亦然心將迷者先識是非目耳口鼻身心此六者常得中和之道則不可渝變居亢極之勢莫不頓盡故物之弊必先始於盈滿然後之於虧損矣窮上反下極盛必衰自然之數是以聖人居中履和視日之所見聽耳之所聞任軆之所能順心之所識故智周萬物終身全具者也故物不至者則不反要造極而後還故聰明強識皆為闇昧衰迷之所省鄭之圃澤圃田也在中牟縣多賢有道德而隱默者也東里多才有治能而參國政者圃澤之

役有伯豐子者役猶弟子行過過音戈東里遇鄧析析音錫鄧析鄭國辯智之士執兩可之說而時無抗者作竹書子産用之也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為于僞反若舜彼來者奚若世或謂相嘲調為舜弄也其徒曰所願知也知猶聞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養養上音余亮下音余賞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為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喻彼為犬豕自以為執政者也長幼羣聚而為牢藉藉本作籍側戟反牢謂牲牢也同也藉謂以竹木圍繞又刺也周禮鼈人以時籍魚鼈蜄也又國語云羅籍魚也莊子云以臨牢柵李頤云牢豕室也柵木欄

也文字雖異其意同也犕音栅庖廚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非不能應機而不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機巧也多巧能之人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事立則有所不周藝成則有所不兼巧偏而智敵者則不能相君御者也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不能知衆人之所知不能爲衆人之所能羣才並爲之用者不居知能之地而無惡無好無彼無此則以無為心者也故明者為視聰者為聽智者為謀勇者為戰而我無事

馬前棊謂傳瑕夏侯玄曰子等在世榮問功名勝我識滅我耳瑕玄曰夫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有餘於末者耶答曰成功名者志也局之所弊也然則志局自一物也固非識之所獨濟我以能使子等為貴而未必能濟子之所為也執政者迺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公儀堂谿氏也言之於周宣王皆周賢士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懦弱也音奴亂反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之舌反春螽螽音終一曰蝗也之股堪秋蟬之翼堪猶勝也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

猶憾其弱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以至柔之道御物物無與對故其功不顯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人每攻其所難我獨為其所易故學眎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古人有言曰善力舉秋毫善聽聞雷霆亦此之謂也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道至功玄故其名不彰也今臣之

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未能令名迹不顯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猶免於矜故能致稱以能用其力者也善用其力者不用其力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矜能顯用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公子牟文侯子作書四篇號曰道家魏伐得中山以邑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公子牟公孫龍似在列子後而今稱之恐後人所增益以廣書義苟於統例無所乖錯而足有所明亦奚傷乎諸如此皆存而不除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為人也行無師學無友

不祖宗聖賢也佞給而不中丁仲反雖才辯而不合理也漫衍而無家儒墨刑名亂行而無定家好怪而妄言愛奇異而虛誕其辭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木安反等肆之韓檀人姓名共習其業莊子云桓國公孫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不平其言故形於色罪狀龍太過故責其實驗也子輿曰吾笑龍之詒詒音待欺也下同孔穿孔穿孔子之孫世記云為龍弟子詒欺也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箭相連屬無絕落處前箭著堋後箭復中前箭而後所湊者猶

衛弦視之如一物之相連也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蒲江反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史記云綦國之竹晉灼曰衛之苑多竹篠之箭烏號黃帝弓綦地名出美箭衛羽也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眶音匡不睫本作映目瞬也下同映且洽反矢隧隧音墜地而塵不揚箭行勢極雖著而不覺所謂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以此言戲子輿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同發發於前發則無不中也近世有人擲五木者擲百盧者人以為有道以告王夷甫王夷甫曰此無奇直後擲如前擲耳庾子嵩聞之曰王公之言闇得理皆此類也矢注眸子而

眶不睫盡矢之勢也夫能量弓矢之勢遠近之分則入物之與不入在心手之所銓不患所差跌今設令至拙者闇射箭之所至要當其極當其極也則毫分不復進闇其極則隨遠近而制其深淺矣劉道真語張叔奇云當與樂彥輔論此云不必是中賢之所能孔顏射者則必知此湛以為形用之事理之麤者偏得其道則能盡之若庖丁之投刃匠石之運斤是偏達於一事不待聖賢而後能為之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夫心寂然無想者也若橫生意慮則失心之本矣有指不至夫以指求至者則必因我以正物因我以正物則未造其極唯忘其所因則彼此玄得矣惠子曰指不至也有物不盡在於麤有之域則常有有在於物盡之際則其一常在其一常在而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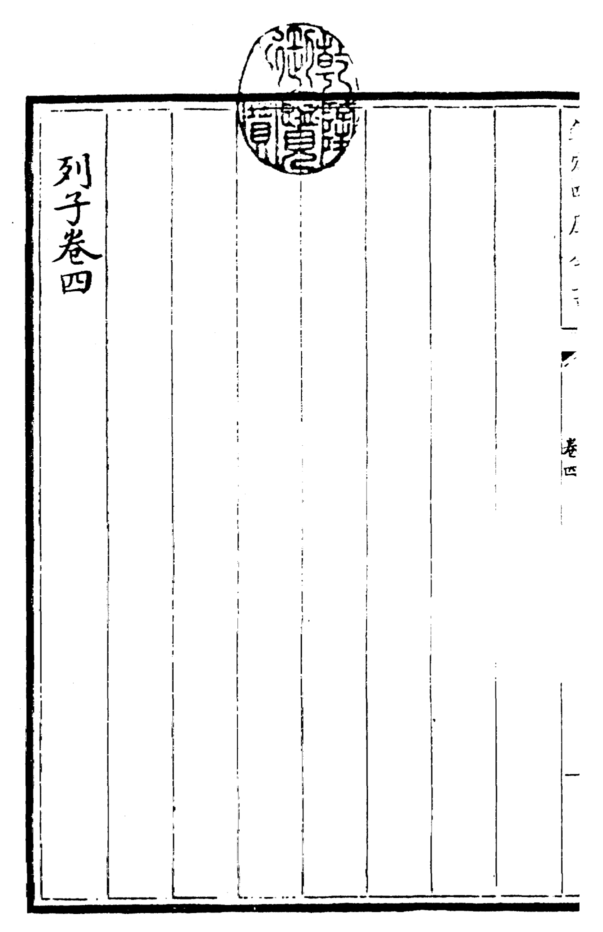
分雖欲損之理不可盡唯因而不損即而不違則泰山之崇崛元氣之浩芒泯然為一矣惠子曰一尺之神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也有影不移夫影因光而生光苟不移則影更生也夫萬物潛變莫不如此而惑者未悟故借喻於影惠子曰飛鳥之影未嘗動也髮引千鈞夫物之所以斷絕者必有不均之處處處皆均則不可斷故髮雖細而得秤重物者勢至均故也白馬非馬此論見存多有辨之者辨之者皆不弘通故闕而不論也孤犢未嘗有母不詳此義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負猶背也類同也言如此之比皆不可備載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為尤也尤其在子矣尤失反在子輿夫無意則心同同於無也無指則皆至忘指故無所不至也無盡物者常有常有盡物之心物既不盡而心更滯

也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墨子曰影不移說在改為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以其至等之故故不絕絕則由於不等故墨子亦有此說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離猶分也白馬論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尋此等語如何可解而猶不歷然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此語近於鄙不可解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平原君之客字子秉武云趙人之鳴一本作公孫龍於馬并注無異於鳴亦作無異於馬云馬者曰馬論之義也云鳴者但鳴而無理趣取為義則長矣皆條也言龍之言無異於鳴而皆謂有條貫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既疾龍之辯又忿牟之辭故遂吐鄙慢之言也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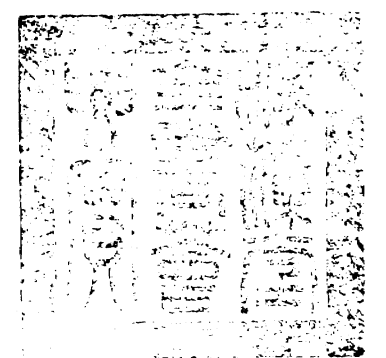
謁子論既忿氣方盛而不可理論故遜辭告退也堯治天下天下欲治故堯治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己歟不願戴己歟夫道治於物者則治名滅矣治名既滅則堯不覺在物上物不覺在堯下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若有知者則治道未至也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蒸衆也夫能使萬物咸得其極者不犯其自然之性也若以識知制物之性豈順天之道哉堯喜問曰誰教爾為此言兒童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當今而言古詩則今同於古也堯還

宮名舜因禪以天下（功成身退）舜不辭而受之（會至而應）關尹喜曰在己無居（汎然無係豈有執守之所）形物其著（形物猶事理也事理自明非我之功也）其動若水（順天而動故若水也）其靜若鏡（應而不藏故若鏡也）其應若響（應而不唱故若響也）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唯忘所用乃合道耳）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道豈有前後多少哉隨所求而應之）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

得近以有心無心而求道則遠近其於非當若兩忘有無先後其於無二心矣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自然無假者則無所失矣知而忘情能而不為真知真能也知極則同於無情能盡則歸於不為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聚現也積塵也此則府宅雖無為而非理也



列子卷四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學正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胡 浚